

• 鄧散木 • 郭若愚 • 李默存 • 陸丹林
• 錢君匋 • 吳樸堂 • 張次溪 • 馬國權
• 葉潞淵 • 妻師白 • 蘭父 • 于勤

名家妙法

篆刻

商務印書館

如美女

舞劍

爽勿離析，令如高柳垂絲；
刻承接處須便捷，令如彈丸；
脫手；刻點綴處須輕盈，令
如落花著水；刻轉折處須圓
活，令如鴻毛順風；刻斷絕
處須陸續，令如長虹竟天；
刻落手處須大膽，令如壯士

朱文須流利，
刻白文須沉
橫雪；刻二三
上須稠疊，令
如孤霞捧
刻深須鬆，令
刻淺須實，令
又須俊
藏針；又須雋

刀一定要隨着筆劃的方圓曲
折來運用……用刀等於用
筆，以刻代寫。正如有人稱
刻印為「鐵筆」，這是最易
使人領會的一個比喻。不管
是刻一字或是全印，其中都
要有粗有細，有頓有挫。方
中有圓，圓中有方。現在把
刻刀的議論節
連刀的議論節

鄧散木 • 郭若愚 • 李默存 • 陸丹林
錢君匋 • 吳樸堂 • 張次溪 • 馬國權
葉潞淵 • 妻師白 • 蘭父 • 于勤

篆刻

篆刻

名家談篆刻

選編 馬國權

責任編輯 郭罕利

設計 Foremedia Design & Production

出版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樓A

版次 200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2001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5373 9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其他
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從《名家談》說書緣

“文章如人世，有過眼煙雲，有歷久猶新。值得存世的文章，不但要讓其流傳，並宜按時代需要，賦予新的生命，讓它再放光芒，這是出版者的責任。”

《名家談》是一套重新編選的叢書，主要內容出於1961~1973年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十卷本《藝林叢錄》，文章大都是一代名家的作品，大多寫於五六十年代之交，所涉幾及中國傳統人文學科的各個範疇。《藝林叢錄》脫銷已逾三十年，本館編輯部屢欲重版改編而不果，今終重新編選，並賦予新的出版形式和裝幀，總算完成一樁心願。文章如人世，有過眼煙雲，有歷久猶新。值得存世的文章，不但要讓其流傳，並宜按時代需要，賦予新的生命，讓它再放光芒，這是出版者的責任。

與藝林結緣

即使如何的喜歡讀書，一個人手頭常翻動、常讀的書相信不會太多。《藝林叢錄》卻是三十年來，我常翻、常讀的手頭書，至今興味不減。到今日，個人對中國人文學科尚能有較廣泛的知識，尚算懂得寫文章，部分要歸功這套《藝林叢錄》的啟牖。這套

書的重編出版，引發我與《藝林叢錄》的一段書緣的回想。

書是在七十年代初購買的，時正就學於中文大學的新亞書院。其時的新亞，學術和讀書氣氛濃厚，師生同學之間，辯學問難的風氣也盛。在此氛圍和風氣的默化下，求知若渴，要讀想讀的圖書很多。自己主修的歷史學和修讀的各科圖書，就夠讀的了。“一事不知，儒者之恥”，當時新亞人文學系的老師，不乏通人，講求知識的淵博。耳濡目染，影響所及，喜讀書、想做研究的同學，無不追求博覽羣書。但限於時間，有心無力，何況乏人指導，無從入手。《藝林叢錄》對我來說，像是中國人文學科的一套“大百科”，視之為引導走進各門類學問的鑰匙。

閒適的閱讀感覺

大學時代，青年慕遠，尤鍾愛宏觀和理論性的著作。日喫大部頭圖書或看大塊文章，每隔相當時日，難免有不能承受之重的感覺。在我來說，《藝林叢錄》是調節閱讀壓力的良伴，不會浪費讀書光陰，又可用較閒適的心情去閱讀。書的內容廣泛，舉凡語言、文學、歷史、哲學、書畫篆刻、各類藝術，以至人物掌故，幾涉及中國人文學問的所有範疇。隨興所至，不為時限，任意瀏覽，有如走進知識的密林，東張西望，信步而行，一步一新奇，一步一景像，不感疲累，有的只是閱讀的愉悦和知識的滿足。尤好睡前、早起的時段閱讀。真有點古人“剛日讀經，柔日讀史”的味道。

名家的經典

二十世紀前半，中國雖動亂相尋，但承百多年來傳統文化在西學新潮衝擊下的蛻變，反而是學術的繁盛期，尤其三十至五十年代，更是文化學術、文化著述的發皇時期；既承舊學，始蜉新知，新意泉湧，名家輩出。

《藝林叢錄》是輯集原刊登於報章副刊的文章，叢書中的不少作者，是當時的學術專家、名家或通人，可以說網羅了內地港澳一時學問的英彥。他們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寫下的文章，不乏晚年學慮成熟的傳世之作。不久“文化大革命”發生，其中大部分人，身家性命懸垂，更遑論學術文化了。六七十年代以後，“修短隨化，終其於盡”，這批名家不少亦陸續謝世。《藝林叢錄》不失時機，在五六十年代之交，留下了一批名家的名作，其貢獻於學術文化，豈止一代。

文章的精妙

叢書內的文章，不管是大通論、小專題或是一人一事一物的考證，原囿於報章體例，少的只千把字，多的也不過萬餘字而已，而敘敘、推理、論列、言情盡在其中矣。所謂“舉重若輕”，談何容易。寫文章要有此種境界，無深厚學問積蓄，文字不久經磨練，何以臻此。其中作者如章士釗、沈尹默等，學問而外，亦是近代文章大家。為文章法，鍛字鍊句，醇厚清通而具明顯的個性。我每閱讀一文，知識學習而外，對文章章法，文字錘鍊，付

摩品嘗再三，從中領略為文之道。我們這一代，少受寫文章的嚴格訓練，體味這輩名家的文章，也可為學寫文章補補課。先師牟潤孫先生，每授史法，總說：“治史者，第一是文章，第二是文章，第三還是文章。”聆聽多年，但牟師從不曾詳加說明。或者做學問、學寫文章就是要這樣自我尋覓忖摩的吧！

購買這套叢書的當時，不曾留意是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更想不到日後會在商務工作。這套叢書已伴讀三十餘年，至今仍隨時隨興翻閱，相信亦是一種書緣。今編輯部認為這套叢書，不流通已久，有重版的價值，讓喜歡中國人文學科的青年學生和讀者，有接近近代名家作品的機會，使學問薪火，承傳不息。另為方便閱讀和更具系統，按門類重新編選，舊版的舛誤亦有所訂正。編輯部知我與《藝林叢錄》有以上書緣，囑作一文以代出版說明云。

陳萬雄

香港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總編輯

作者簡介

馬國權 (1931~)

字達堂。祖籍廣東南海，生於廣州。中山大學古文字學四年制研究生畢業。歷任中山大學、暨南大學中文系及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教席。曾任中國古文字學研究會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委員、暨南大學及廣州美術學院客座教授、西泠印社理事。

錢君匱 (1906~1998)

字豫堂。浙江桐鄉人，書畫篆刻家。早年從事出版工作，收藏趙之謙、吳昌碩、黃牧甫刻印豐富。為西泠印社副社長。晚年建君匱藝術院，將所藏書畫、名印全數捐贈該院。

葉潞淵 (1907~1994)

原名豐，別署露園。江蘇吳縣人。十六歲從趙叔孺習書畫篆刻，精勤治藝，陶冶百家，晚年為上海國畫院畫師。1963年應大公報《藝林》周刊編者之約，與錢君匱先生合著《中國璽印源流》，凡六十六節分期刊出，圖文並茂，並結集成書，深受讀者歡迎。

吳樸堂 (1922~1966)

字樸堂。浙江紹興人。叔祖潛泉為西泠印社創辦人之一。後師承王福厂先生。年十八即懸例鬻印，擬西泠八家、吳昌碩、王福老俱得神味，《小璽彙存》所載，均出所摹。五十年代中任職上海博物館，“文革”中不幸自戕而歿。

郭若愚 (1921~)

字智龕。上海人，師從鄧散木。嗜書畫篆刻及古文字學。五十年代任職上海博物館，直至退休。於甲骨學、印學均有著作。

張次溪

廣東東莞人。久居北京，為齊白石弟子。

黃般若 (1901~1968)

廣東東莞人。畫家、鑑藏家、美術活動家。幼從叔父黃少梅習畫，二十三歲即參加癸亥合作畫社。1940年在香港參與中國文化協會籌組廣東文物展覽。戰後任職廣東文獻館。五十年代以後，定居香港，舉辦《香港入畫》展覽，頗有新意。

鄧散木 (1898~1963)

書法理論家、篆刻學家。上海人，曾在上海舉辦書法講座，深受歡迎。五十年代移居北京，撰寫書法篆刻著作近十種。其中尤以《篆刻學》、《書法學習必讀——續書譜圖解》、《歐陽弦體三十六法論釋》最受矚目。

婁師白 (1918~)

字少懷。湖南瀏陽人。齊白石弟子，北京畫院畫師。著有《齊白石繪畫藝術》、《婁師白印存》及《怎樣治印》等書。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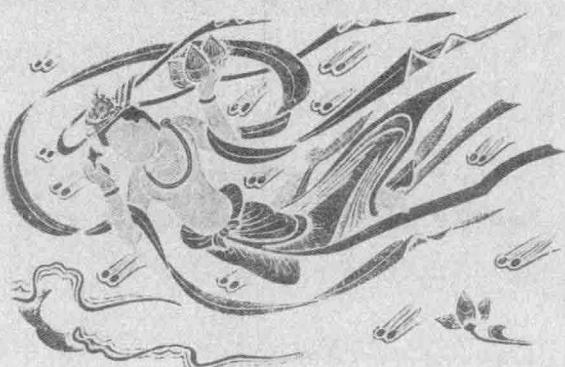
從《名家談》說書緣 陳萬雄	i
作者簡介	v
璽印藝術與篆刻藝術(上) 馬國權	1
璽印藝術與篆刻藝術(下) 馬國權	7
略談古印 錢君匱 葉潞淵	13
篆刻的起源和流派 吳樸堂	19
漫談隋唐以後的印章 錢君匱 葉潞淵	25
徽浙兩派的篆刻 錢君匱 葉潞淵	31
明清印派述評 馬國權	37
秀水徐真木印派 郭若愚	45
董洵的印派 郭若愚	51
廣東印壇三百年 馬國權	55
西泠印社 陸丹林	61
古代肖形印 馬國權	65
藏書印瑣談 于勤	69
談藏書印 一知	73
篆刻家的自刻印 錢君匱 葉潞淵	77
曆數研究家顧聽 郭若愚	83

張燕昌的飛白印	郭若愚	87
潘西鳳的竹根印	郭若愚	91
文三橋的自刻印	錢君匱 葉潞淵	97
汪尹子的《寶印齋印式》及其自刻印	錢君匱 葉潞淵	101
許容的古文印	郭若愚	105
鄧石如的幾種印譜及其自刻印	錢君匱 葉潞淵	111
豪俠印人蘇宣	郭若愚	117
莆田派宋比玉	郭若愚	121
銅印世家諸葛氏	郭若愚	127
印癖先生汪啟淑	郭若愚	133
記巴慰祖父子印譜	沙孟海	143
“八怪”中唯一的印人	郭若愚	149
陳鴻壽的阿曼陀室	郭若愚	153
切玉家江嶠臣	郭若愚	157
黃仲則的篆刻	郭若愚	163
吳熙載的書和刻	郭若愚	167
趙之謙刻印二三事	錢君匱	171
吳昌碩的治印	蘭 父	175
吳昌碩刻印秘話	錢君匱	179
丁二仲和齊白石	鄧散木	185
我所知道的黃士陵	錢君匱	189
黃穆甫印存續補	適 墾	195
趙叔孺的篆刻	馬國權	199

齊白石篆刻	李默存	201
齊白石先生治印記	張次溪	205
談刀法	婁師白	209
趙古泥和封泥	郭若愚	215
悼念王福厂老先生	馬國權	221
金石家褚德彝	馬國權	225
印人吳石潛	逸千	227
印人鄧散木	于勤	229
後記		233

璽印藝術與篆刻藝術（上）

■ 馬國權



中國的印章藝術是書法與雕刻的結合體。它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從春秋到元代，這是璽印藝術的時期，明代到現代，這是篆刻藝術的時期。前者以銅鑄為主，後者以石刻為主。後者在藝術形式常借鑑於前者，但有自己的獨特發展，風格更為繁富，是印章發展史上的又一高峯。

先談璽印藝術時期。它年代較長，如依其使用方法不同來劃分，春秋至漢魏，可謂之“封泥時代”，晉代至元末，可謂之“朱印時代”。在紙張未發明以前，璽印除給官吏佩帶以為權力象徵之外，官文書的往來，也往往在簡牘上蓋上印記，私人商業貨物的付運，亦同樣以泥丸在密封處打上印記，以防別人開拆，這叫“封泥”，與現代加“火漆印”相似。晉代以後，紙張使用漸廣，印章才有用朱色捺印的做法。璽印如就使用文字的形體來分，那可略分三階段：春秋戰國使用古文字，是一階段；秦至六朝，基本用繆篆，這又是一階段；隋唐至元，則小篆、九疊篆、隸、楷並用，當另是一階段。

璽印的出現，主要源於官吏的任命與商業往來都需要一種徵信工具。大抵是在春秋時代宗法關係瓦解，士與平民漸起擔任官吏，商業已趨發展的時候。傳為殷墟出土的三方“奇字璽”有兩方與商代銅器銘文有近似之處，但從社會職能等方面考察，璽印起於商代尚無足夠的論據。其實，用模字蓋印花紋，遠在新石器時代就有了。但為甚麼會把標上文字的模子變成權力象徵，這還待進一步探討。

春秋戰國，官私印章都叫作“璽”。因為年代較古，人們習稱“古璽”。璽字本作“木”，論者認為，人是璽的側面之形，上端為鈕，橫劃乃璽的平面，下面三豎是文字的印迹。或加金旁表示質料（鉢），或加土旁表示按抑的對象（埴）。官璽和私璽外，還有吉語璽、箴言璽。文字用的是當時通行字體，但有地域上的差異，由於璽的面積較小，所以筆劃時有省略。文字的佈局多在疏密聚散中求韻趣，官璽比較跌宕多姿；私璽稍趨勻整。官璽用白文多於朱文，這有國別的不同；私璽則用朱文多於白文，白文璽外沿多加方框、日字格、田字格，朱文璽多粗邊，亦有與文字筆劃相等的。形狀以方形為主，還有圓、長、曲尺、雙環、三環等形及五面璽。文字之外，有配以花紋或動物形象作裝飾的，還有動物、人物狩獵歌舞等肖形璽。鈕制以鼻鈕為多，並有亭鈕、柱鈕、人鈕、獸鈕等。文字佈白之妙，鑄造工藝之精，充分反映了先秦藝人們的高度智慧。

秦代是一個印章制度大變革的時代。皇帝用的稱“璽”，其餘一律統稱為“印”，並設官專管其事。秦印傳世較少，所謂“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的傳國璽，那是荒誕不經的贗品。現在看到的秦印，全屬白文，多為鑿印，文字與當時詔版風格相近，但較規整。官印方形，帶田字格；小官吏印作長形，作日字格，稱“半通印”。私印作方、圓、長等形均有，也加框格。箴言印以方形為主，間作橫形。兩面印的形式已出現。

漢印的成就，有人把它與晉字、唐詩、宋詞、元曲相媲美。

它文字形體的典重雍容，分朱佈白的自然妥貼，予人以莊嚴渾厚、靜中有動之感；而急就鑄成的“將軍印”、“蠻夷印”，更天趣橫生，得似欹反正之妙。它與古璽的奇崛恣放，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風格。漢官印制度較嚴，皇帝玉璽，諸侯王金璽，其他皆用銅質，文官之印多鑄，武官之印鑄鑿皆有，二千石以上的龜鈕，其下瓦鈕。官階高低，一看鈕制、印綬便知大略。私印沒有嚴格規定，鈕制不下廿種，塑鑄甚精。印面形狀繁多，印邊裝飾有單邊、雙邊、三邊、四邊多種。除兩面印外，套印有雙套印、三套印、套兩面印、雙套兩面印。文字主要用“繆篆”，少數用“鳥蟲書”。常見為白文，朱文較少，還有專為調節疏密的多種形式的朱白文相間印。

魏晉的印章，可說是漢印的餘波。由於當時的文字已從隸書過渡到楷書，如以漢印的標準來衡量那時的印章文字，韻味當已稍遜。但那時出現的“懸針篆”，卻別有一種風姿。到了十六國，南北朝、北魏時，就每下愈況了，文字訛誤日多，鑄鑿也愈加草率，這無疑與當時政治上的不安定，文化上的不發達有關。

談印史的，歷來都把隋唐宋元列為“沉滯期”，或“黑暗期”。其所以有此看法，主要是以古璽漢印為正宗，其他便屬異類。對於曾被“九疊篆”完全佔領了官印領域的宋元時代，自然認為毫無藝術可言了。這些議論，我們應該採取歷史的態度加以分析。

晉代以後官府文書改用紙帛，鈐印方法隨之易以朱色；白文印也因在紙帛上不如朱文清楚而改用為朱文。官府文書常要“騎